



海岩精品集

独家披露

〔黑卷〕

Hai Yan Works Collection

海岩 著



AC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海岩精品集

Hai Yan Works Collection

独家披露 (黑卷)

海岩 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独家披露 (黑卷、白卷) /海岩著.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3.1
(海岩精品集)

ISBN 978-7-5396-4175-1

I. ①独… II. ①海…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29056 号

出版人: 朱寒冬

策 划: 千喜鹤文化

策划编辑: 唐建福

责任编辑: 沈喜阳

特约编辑: 张金超

封面设计: 尚书堂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 销 部: (0551) 3533889

印 制: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010) 60520298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19.375 字数: 470 千字

版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4.00 元 (黑卷、白卷)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告别	1
男孩怎能用女孩的卫生间	3
讨厌	8
既解精神之渴，又解身体之渴	11
要找记者的人，通常不会轻易杀人	13
大难不死	18
不要埋没人才	21
我不搬碍你什么事	27
与你为敌	31
笑脸墙	36
1号接线员	39
疑点——感谢信	44
你敢说真话吗	51
当心有人弄死你	55
不按摩到这儿干吗来了	57
凭什么他嫖娼我买单	64
烂在肚子里	71
网络通缉令	74
她怎么可能失忆呢	78
人肉搜索	80
网上说话谁负责任	85

信息时代，最重要的是真相	88
你愿意救我吗	93
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98
帮我把冤枉洗清了	102
谁能证明你清白	106
命案	108
我不想杀人，也不想被杀	114
孺子不可教也	118
百万富翁的摇篮	126
拉人头的技巧	133
卧室透春绿	138
你的记忆现在恢复了吗	143
你不是卧底吧	145
表哥入会	152
两个月赚一百万	160
警察来了	164
冤家路宽	169
你捐多少	172
普通朋友关系	179
凌驾万物	182
没有血缘，扯不上伦理	189
一条裤子的新闻价值	193
我还是回去当发行员吧	200
疑点——陪她去寄信的男人	203
夜袭钉子户	206
屁股决定脑袋	210
没有新闻，创造新闻也要做	214

你不义，别怪我不仁	220
给牛做个亲子鉴定	227
拔钉子	236
疑点——发家史	242
这怎么是广告呢，这是新闻啊	247
寻找捐款人	250
这也是游戏吗	255
斤斤计较是她的专业	257
疑点——笔迹鉴定	261
四两肉	264
认赌服输	267
人工呼吸	272
新闻发布会	279
寻找“郑毅”	283
一对儿变态	287
善永远大于恶	290

告 别

一辆小轮车风驰电掣地从高处俯冲下来，哗的一声急停在场中央。看台上的观众纷纷向即将投入比赛的祝五一报以掌声。

这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永川公园里每年一度的小轮车比赛场面热烈。

祝五一开始表演。小轮车仿佛粘在他脚下，任由他腾挪跳跃。一个高难度的空中转体之后，他稳稳地落地滑行。

看台上响起一阵喝彩声。祝五一刹住车，向观众们挥挥手，摘掉头盔，露出一张年轻而俊朗的面庞。

永川教育局会议室里，祝谨玉与一位中年男子隔着会议桌相对而坐。祝谨玉的目光落在桌上，桌上摆着一份《捐资协议》。

祝谨玉说：“这笔钱的用途必须在协议里明确规定，我不希望这笔钱被人挪用。”

中年男子说：“应该的，市领导对这件事非常重视，我们教育局自然也不敢有任何疏忽。请您放心，我们一定专款专用。”

祝谨玉在“捐资人”落款处郑重落笔，刚刚写下一点，突然停下，眼里闪过一丝迟疑。

窗外，天空中的乌云正在聚集，风吹树动，大雨将临……

一条石板小路曲曲弯弯地向前延伸着，豆大的雨点打在石板

上，响声四起。祝槿玉撑着伞，向小巷深处走去。

她走进一座蓬门半敞的小院，敲响一间小屋的门。门开了，祝五一站在门口，头发湿漉漉的，手里捧着一碗方便面，几根面条还挂在嘴边……

屋里狭小而凌乱。祝五一匆忙整理床上的杂物，试图腾出一个座位。祝槿玉站在他身后环顾四周，暗暗皱眉。墙上贴着许多照片，祝五一在小轮车上的身影神采飞扬。

祝槿玉问：“明天你不和我们一起走吗？”

祝五一摇头：“你们先走吧，周六是我妈生日，我再和她告个别。”

祝槿玉将目光移向床头柜上的一只相框，那是姐姐祝槿澜的遗像。相框里，祝槿澜面含微笑看着他们。祝槿玉目光一震，仿佛被回忆击伤……

回忆的目光穿过青澜河畔拥挤的人群，映出一张张表情凝重的面孔。所有人注目之处，祝槿澜的尸体渐渐呈现出来。她浑身湿透，躺在草地上，苍白的面孔，睁大的双眸……

青澜河畔，晨雾弥漫，一只纸船载着一块洁白的月亮石，从岸边漂向河心。河水渐渐漫过船沿，月亮石随着纸船歪斜着沉入河底。祝五一的脖子上戴着另一块月亮石，光洁耀目。他凝望河水，陷入哀思……

河面飘浮着晨雾，童年祝五一在河畔蹒跚学步，他摘下一枝野花递给母亲。母亲幸福地笑了，亲吻他稚嫩的脸庞……

一列火车呼啸着穿过田野，向中都驶去。窗外的光影在祝五一脸上变幻流动，小城永川渐渐消失在他的视野里……

男孩怎能用女孩的卫生间

祝五一站在人潮汹涌的中都站前广场上，茫然四顾。远处是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近处的荧幕墙正在播放花花绿绿的电视广告。大都市的喧嚣扑面而来，令人眩晕。攒动的人头中，一块接站的纸牌显现出来：永川 祝五一。

一辆小车载着祝五一驶离中都火车站，在一座大宅院门口停了下来。祝五一下了车，惊讶地打量眼前这座气度不凡的大宅——暗红的门户，青砖瓦顶，古朴而厚重。显然，这是一个大富之家。

祝五一随接站的司机左新光穿过前院，走进客厅。他好奇地四下打量，只见正墙上挂着一块横匾：大道之行 天下为公。陈列柜里摆放着一尊奖杯，祝五一凑过去，辨认着杯上的刻字：中都杰出企业家。

“五一。”

祝五一转过身，见方守道和祝槿玉走进客厅，他恭敬地打了声招呼：“姨父，姨妈。”

三人在沙发上坐下。方守道略过寒暄，直奔主题：“五一呀，你姨妈说想在中都帮你找个工作，你想找什么样的工作呢？”

“我还没想好呢，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

“那么你喜欢干什么？”

“骑车。”

“骑车?”

祝槿玉解释道：“他和几个同伴有时候在永川公园里表演小轮车，公园给他们开点工钱。”

方守道说：“哦，骑小轮车只能算是业余爱好吧，男子汉还是应该有自己的事业。五一呀，你觉得……”

祝五一忽然站起来：“不好意思，这儿有厕所吗?”

方守道和祝槿玉面面相觑。祝槿玉向客厅门外指了指。

祝五一来到卫生间门口，却发现门被反锁。他在门口来回踱了几步，终于急不可耐地穿过走廊，继续向前走。前方，一间卧房屋门半敞，他探身向房内查看，发现这间卧房的卫生间里空阔无人……

祝五一享用着卫生间，尿声如瀑。他忽然听到身后门把响动，连忙回头。

方舟推门进来，发现里面有人，立即惊叫一声匆忙退出，顺手把门关上了。

祝五一有几分尴尬，又有几分气恼，冲门外说了句：“怎么不敲门啊!”

门外传来方舟的声音：“请问你是哪位呀?怎么用我的卫生间呀?”

祝五一并不理会，不慌不忙地冲了马桶，又不慌不忙地洗了手，才打开门。看到方舟守在门口，他让开了房门：“你也要用厕所?我用完了，你用吧。”

祝五一绕过方舟向外面走去，使劲地甩着手上的水珠。水珠溅到了方舟的脸上，她下意识地擦了擦脸，一时失语。愣怔半晌，才冲着来招呼她吃晚饭的保姆陈阿姨大声问道：“这人是谁呀?”

餐桌上，方守道向方舟介绍了祝五一：“这是五一，你应该

叫他……”

他停下来，似在选择称呼。祝槿玉轻声提醒：“表弟。”

方守道点点头：“对，表弟。其实你们年龄差不多。”

祝槿玉向祝五一介绍方舟：“方舟在中都时报上班，是个记者。”

祝五一向方舟点头致意。方舟爱理不理，看都不看他。祝槿玉有些疑惑：“方舟，你和五一小时候一起玩儿过，你没印象了吗？”

方舟淡淡地说：“没印象了，我记性不好。”

祝槿玉有些尴尬，方守道圆场道：“他们在一起时都太小，还不记事呢。”

祝槿玉问祝五一：“你还记得吗？”

祝五一说：“我不太喜欢和女孩玩儿，我印象中就没和女孩一起玩儿过。”

方舟看他一眼，冷冷地说：“女孩一般也不太喜欢你这种类型吧。”

祝五一故作认真：“我什么类型啊？”

方舟也一本正经：“这我形容不了，反正有你这一类型。”

祝槿玉笑道：“小时候玩儿你们就总打架，大了还打。吃饭吧。”

两人埋头吃饭。

方守道举起杯子，说：“五一，欢迎你来中都，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

祝五一连忙举杯。祝槿玉和方舟也相继举杯，动作有快有慢，表情各不相同。真正感到满足和温暖的，大概只有祝槿玉了。

晚饭后，祝五一跟着祝槿玉走进卧室。他打量着整洁宽敞的房间，不无惊喜：“我住这儿，真的吗？”

祝槿玉点点头，问他：“你是不是惹方舟不高兴了？”

“咳！我就是刚才用了一下她的卫生间，她就不高兴了。卫生间用一下怕什么呢，她当时又没用！”祝五一满不在乎地说，一边从背包里拿出一只玻璃箱，放在窗台上。一只小蜥蜴安静地趴在箱子里，似乎对陌生的环境感到惊惶。

祝槿玉有点厌恶地看一眼小蜥蜴：“你进别人房间，一定要先经过对方同意，这是最起码的礼貌吧。再说，人家女孩子的卫生间，你一个男孩子不到万不得已不能用，这是起码的规矩，你不懂吗？”

祝五一不服气：“我就是万不得已了才用的呀。”他又拿出一只“奥特曼”面具，挂在墙上。

祝槿玉叹了口气：“五一呀，在这儿住，可不能像原来你一个人在永川那样随随便便的了。方舟说是你表姐，其实和你又没有血缘关系，所以你一定要注意，知道吗？”

祝五一点头：“知道。”

祝槿玉看着他脖子上的月亮石：“你的穿着打扮也要注意，你一个男孩子，挂那么多首饰干什么？”

“这叫月亮石，可以安神的。戴上它，心就可以静下来，就可以睡得香了。”见祝槿玉面露怀疑，祝五一说，“真的，姨妈，要不你试试？”

祝槿玉摆手拒绝，移开话题：“你工作的事情，我跟你姨父商量过了，他的意思是让你继续上学，毕竟现在是一个重视学历的社会。”

祝五一连连摇头：“啊？我可不想再上学了。”

祝槿玉有点不高兴：“你不抓紧学点本事，你说你将来能干什么啊！”

祝五一想了想，问道：“我姨父他们公司是干什么的呀？他

们那么大的公司，让我干点什么都行啊。”

祝槿玉说：“他们大道公司主要投资房地产。房地产你学过吗？”

祝五一摇头：“他们有没有那种出力气凭感觉就行的工作？”

“有！建筑工地上的小工出力气就行，你干吗？”

祝五一顿时语塞。祝槿玉看着他，忽然有些心疼。她放缓语气说：“你先休息，工作的事回头我再跟你姨父商量一下。”

祝五一随口答应着，将一只相框摆上床头柜。照片中的祝槿澜笑容开朗。祝槿玉被那笑容击了一下，几乎不敢正视……

祝槿澜乞求地看着祝槿玉。祝槿玉沉默不语。祝槿澜眼里的乞求转为绝望，转身离去……

讨 厌

天亮了。祝五一从床上起来，拉开窗帘，外面下着小雨。他看了看窗台，眼睛立即瞪大了——玻璃箱里空荡荡的，小蜥蜴不见了。

他打开窗户探头查看，看到小蜥蜴沿着外墙向上爬。祝五一皱着眉头嘟囔了一句“讨厌……”，小蜥蜴摇动着尾巴继续向上爬，很快便消失在屋顶。

祝五一匆匆跑进后院，四处张望——后院墙根处孤立着一间老旧的小屋，小屋的墙边上立着一把梯子。他连忙过去搬走梯子，没有注意到小屋的房顶上有位老人……

祝五一回到前院，借助梯子爬上屋顶，却不见小蜥蜴的踪影。正疑惑时，忽听楼下传来方舟的一声尖叫。

方舟站在自己的卧室中央一动不动，紧张的目光斜向肩头。小蜥蜴趴在她肩头，吐着舌头。祝槿玉和陈阿姨站在门口都不敢靠近，只是大惊小怪地比比画画：“别动，你千万别动！”

方守道进来，顺手抓起墙角的一罐杀虫剂，大声对方舟说：“你把眼睛闭上，不要呼吸！”

方舟屏息闭眼。眼看杀虫剂即将喷出，祝五一赶到了。他拦在方守道身前，大步走向方舟，从她肩头一把抓过小蜥蜴：“别喷呀，一喷不把它喷死了！”众人皆目瞪口呆。祝五一只顾安抚蜥蜴，“吓坏了没有？行了行了，别害怕了。”

方舟惊魂未定。祝槿玉醒悟过来，大声指责：“谁吓坏了？你看看你把谁吓坏了！”

祝五一这才抬眼看了看方舟：“你没吓坏吧？其实它不咬人。真的，你咬它它都不咬你，不信你看……”

他把小蜥蜴递过去，试图让方舟感受一下它的温顺。方舟连忙闪开，怒喝一声：“讨厌！”

祝五一惊讶地看着她：“你怎么知道它叫讨厌？”

早饭后，祝槿玉叫住正准备去报社上班的方舟，说：“我跟你爸商量了一下，想介绍五一去你们报社当记者。你们报社招聘记者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

方舟有些惊讶：“祝五一？他当记者，有没有搞错？”

祝槿玉掩饰着不快：“怎么，他不行为吗？”

方舟说：“记者可不是谁都能当的，他什么学历，学什么的？”

祝槿玉底气不足：“大专。污水处理。”

方舟摇头：“那不行。”

“记者要什么学历呀？”

“至少大本。”

“那编辑呢？”

“当编辑他更不够格啦。”

祝槿玉不甘心：“那你们报社还有别的什么工作适合他干吗？”

方舟没好气地说：“他当总编辑也许行！”

祝槿玉叹了口气：“五一再怎么说是家里人，他没工作，整天在家里待着更没人管他啦。他有个单位有点事业，人也就慢慢成熟了。”

“那干吗非得去报社呀？”

“让他去你爸爸的公司，我怕大家都不敢管他。去你们报社

吧，至少还有人能管他。而且那儿还有你，你可以多帮助他呀。”

“我可惹不起他。他要是到了我们那儿……我们那儿也没有他能干的工作呀！除非让他去当发行员，他干吗？”

祝槿玉怔住了：“发行员？”

祝五一随即被叫进客厅，面对方守道和祝槿玉询问的目光，他有些茫然：“发行员是干吗的呀？”

方守道说：“发行员就是每天骑车去送报纸，你干吗？”

祝五一眼睛一亮：“骑车？骑车我拿手呀，我干。”

祝槿玉无奈地看着方守道。方守道看着祝五一，眼神里似有欣赏，正要开口说什么，后院忽然传来陈阿姨大呼小叫的声音：“老左，你一直蹲在房顶上淋雨呀？谁把你梯子撤了呀？”

“梯子？糟了……”祝五一转身跑了出去。

“哎，五一，跟你说正事呢……”祝槿玉追到门口，祝五一已不见踪影。她看着方守道，满脸无奈，“太不懂事了。”

方守道安慰道：“年轻人莽撞一点可以理解。慢慢来，我看五一这个性子是块可塑之材。”

既解精神之渴，又解身体之渴

祝五一穿着一件印有“中都时报”字样的马甲，跟着罗站长从发行站里出来，向堆放在门口的几大桶纯净水走去。

“……不许迟到，不许早退，进入客户家要先戴鞋套。否则客户一旦投诉，是要扣你奖金的，你记住了吗？”

“记住了。哎，罗站长，咱们不是发行报纸吗，怎么改送纯净水啦？”

“这也是咱们发行站为社会服务的一项业务。咱们是既送精神，又送物质，既解读者的精神之渴，又解读者的身体之渴。”

他们走到一辆三轮车跟前。罗站长拍拍车座：“怎么样，这车会骑吗？”

祝五一满脸失望：“啊？骑这个呀？”

晨昏交替。祝五一无精打采地蹬着三轮车，在大街小巷来回奔波，几天下来便已疲惫不堪。

这天晚上，祝五一陷在卧室的沙发里，呆呆地盯着电视。祝懂玉心疼地安慰他：“少年不吃苦，老来事无成。你姨父说了，这是有意锻炼你！”

祝五一抬抬眼皮：“这得锻炼多久啊？”

“这才几天呀，你就烦啦？你先干着，要干还得干好！听见了吗？”